

汪伪特工

# 李士群

周山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WANGWEI TEGONG  
JISIQUN



王 德 明 主 持



上海  
SHANGHAI

CONVULSIONS



# 汪伪特工李士群

周 山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1

(京)新登字030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汪伪特工李士群/周山著: -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 
1996.12

ISBN 7-5004-2004-8

I. 汪… II. 周… III. 李士群-生平事迹 IV. K828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0502 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)

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6.625 插页: 4

字数: 372 千字 印数: 1—20000 册

定价: 24.60 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李士群——一个近代史上未曾披露的“神秘”人物。他早年参加共产党打狗团，又叛变为国民党特务，在民族危亡关头、露出巨奸心肠、既而堕落成汪伪汉奸。借助帮会、勾结日寇、营建“76号”魔窟，成为汪伪特工首领，以其复杂多面的角色在“孤岛”称霸一方。在汪伪内部、拉帮结伙、排挤丁默村、打击周佛海、独揽清乡，为特殊历史时期“演出”了一场错综复杂的“活剧”。

本书正以大量的史料及敌伪档案，以朴实的行文、丰富的哲理，通过这一人物为读者和历史研究人员提供了我党在严酷的  
白色统治区卓绝的斗争事迹，同时再现了汪伪时期“孤岛”上海  
复杂迷离的真实斗争场面。

日华事变的战斗，决非仅仅由敌我双方穿着制服，刀光剑影地公开进行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长达八年的日华事变史中，最重要的是在地下展开的看不见的、充满离奇色彩和令人战栗的特工决战。

——摘自(日)晴气庆胤<sup>①</sup>：《上海恐怖机关“76号”》

有人说李士群这个传奇人物是一个彗星。彗星在中国民间俗称“扫帚星”，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灾祸的象征，说它的生命虽甚短促，但它强烈的一瞬光芒，却给人间带来了巨大的灾祸和苦难，它是不祥的凶煞之星。

——摘自黄敬斋<sup>②</sup>：《我所知道的李士群》

---

① 晴气庆胤：曾担任汪伪政府的军事顾问，系“76号”特工总部的后台老板。

② 黄敬斋：李士群的挚友、私人秘书，后出任汪伪江苏省政府秘书长。

---

# 目 录

---

## 第一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潇洒书生多情女·····    | [3]  |
| 不走运的“特科”生涯····· | [5]  |
| 娇妻心惊刑讯室·····    | [8]  |
| 《社会新闻》洛阳纸贵····· | [11] |
| 为谁辛苦为谁忙·····    | [14] |
| 装酒疯“李代桃僵”·····  | [19] |
| 扑朔迷离费猜疑·····    | [24] |
| 藏炸药东窗事发·····    | [28] |
| 越女舍身救郎君·····    | [33] |
| 侦破日谍显神通·····    | [38] |
| 留守站不甘寂寞·····    | [43] |
| 寻靓女自投罗网·····    | [48] |

---

## 第二章 苦心孤诣造魔窟

---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大西路上初开张·····   | [59] |
| 拖人“下水”做情报····· | [65] |
| 向“老杜”暗递秋波····· | [72]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东洋魔女泪潸潸 .....    | [78]  |
| 前台老板丁默村 .....    | [82]  |
| 拜会日酋土肥原 .....    | [91]  |
| 大榆树下的战栗 .....    | [103] |
| 恐怖的特工计划 .....    | [110] |
| 师傅举荐吴四宝 .....    | [118] |
| “跟牢伊,大有窜头” ..... | [127] |
| 计收军统“双枪将” .....  | [134] |
| 有钱有枪有房子 .....    | [144] |
| 藏娇别墅做魔窟 .....    | [153] |

---

### 第三章 招降纳叛夯基础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后台老板看“绑架” .....    | [163] |
| 军统中统一锅端 .....      | [170] |
| 万里浪不请自来 .....      | [178] |
| “佛像”、“梅钵”费猜疑 ..... | [186] |
| 汪精卫做贼心虚 .....      | [195] |
| 谁当梯子谁上天 .....      | [200] |
| 月黑雨暴战巡捕 .....      | [206] |
| 一将殊荣万骨枯 .....      | [213] |
| 上海报馆硬汉多 .....      | [221] |
| 歃血同盟十兄弟 .....      | [229] |
| 汉奸云集开“六大” .....    | [239] |
| 明码讨价索“中委” .....    | [245] |

---



---

## 第四章 血雨腥风特工战

---

- 季云卿替徒受死····· [255]
- “老七”无意杀姘夫····· [262]
- “善士”独霸红舞女····· [269]
- 中统巧设美人计····· [277]
- 三掌柜吃里扒外····· [285]
- “魔王”险做“风流鬼”····· [295]
- 捉人容易杀人难····· [303]
- 伪厅长舞厅饮弹····· [311]
- 娇娃一命抵两命····· [317]
- 

## 第五章 同室操戈图霸业

---

- “好汉不吃眼前亏”····· [325]
- 父子同做牺牲品····· [333]
- 幺弟笑纳警政部····· [340]
- 老傅临死吐真言····· [349]
- “东京密协”起作用····· [361]
- 恶语声声思复仇····· [373]
- 秘书长独揽“清乡”····· [384]
- 周佛海暴跳如雷····· [392]
- 明令活捉陈恭澍····· [400]
- 具保状重用“死囚”····· [407]
- 恼羞成怒抢“金车”····· [417]

---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吴四宝暴毙姑苏····· | [427]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---

## 第六章 枭雄末日空遗恨

---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无意之中启祸端·····   | [439] |
| 楚歌四面难发展·····   | [452] |
| 促膝长谈霸王梦·····   | [460] |
| 败局渐明找退路·····   | [469] |
| 山雨欲来风满楼·····   | [481] |
| “握手言和”中毒计····· | [492] |
| 枭雄末日空遗恨·····   | [501] |
| “杀了人不让流血”····· | [509] |
| 尾声·····        | [517] |
| <br>           |       |
| 主要参考书目·····    | [519] |
| <br>           |       |
| 作者后语·····      | [520] |

# 第一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

---

行不可不孰。不孰，如赴深溪，虽悔无及。君子计行虑义；小人计行其利，乃不行。

《吕氏春秋·慎行》



1925年，岁末。上海火车站。

朔风劲吹。淡淡的太阳，不时躲进云层，更添几分入骨的寒气。

然而，车厢里却充满着热腾腾的生气。刚刚上车的旅客，忙着寻找座位，往行李架上堆放行李；先到的旅客，则探头探脑地与站台上的亲友热烈话别。

此时，一位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子，手提皮箱，也来到了车上。她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却望着高高的行李架发了愁。

忽然，她的手感一轻，耳边响起柔和的男低音：“小姐，我帮你放上去。”

她转过脸，看见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，正向她微笑。

### 潇洒书生多情女

她虽然娇小，却仪态大方。甫落座，便向坐在对面的他嫣然一笑：“听口音，先生是遂昌人吧？”

他点点头：“小姐也是遂昌人？”

她终于笑出了声：“太巧了。先生贵姓？”

“鄙姓李，贱名士群，在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读书……”

“哇，你就是遂昌才子李士群？！”她的眼睛里，顿然放出了光。

是的，他就是李士群，1905年4月24日，出生于浙江遂昌县的一个山青水秀的小镇上。李家原本沃土连陌，从李士群的祖父开始，屡遭天灾人祸，走了下坡路。李士群八岁时，年轻的父亲又撇下娇妻儿女去了阴曹地府。不满三十岁的寡母，奋力支撑着日渐破落的家门，硬是把一儿二女拉扯成人，还让

他们进洋学堂，读新潮书。十二岁那年，李士群进了杭州城里颇负盛名的崇文中学。1924年，又只身到上海，考入洪帮袍哥徐郎西任校长的新华艺术专科学校。

在偏僻的遂昌县里，李士群的书画小有名声。

李士群当下被她的“遂昌才子”这顶桂冠戴得怪不好意思，不禁红了脸，嚅嚅言道：“请问小姐贵姓？”

“我姓叶，叫叶吉卿，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。”

“哎呀，你就是叶小姐！”

这次，轮到李士群吃惊了。遂昌虽偏僻，叶家却是大户人家。他早就听说叶家有一个很有才气的小姐在上海读大学，谁想今天就坐在他的面前。

叶吉卿的大方举止以及奔放的热情，很快消除了双方之间的陌生感。随着交谈的深入，叶吉卿发现比她小两岁的李士群有着高人一筹的天资；带有几分腼腆的温文尔雅，更博得了她的欢心。

她的娇美，触动了他的感情闸门。在火车高速行进的颤动中，李士群拿出了炭笔和画板：“叶小姐，我替你画个像，好吗？”

叶吉卿闻言大乐：“太好了。”

二十岁刚出头的女子，就像一枝怒放的鲜花，芬芳娇艳。趁着画像，李士群大胆欣赏着她那一张妩媚亮丽、楚楚动人的脸。叶吉卿也不时将那双黑如点漆的眸子射向对方，惹得他好一阵心猿意马。

车抵杭州，他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，将刚刚完成的素描像递给她：“刚刚学画，请多包涵。”

画上的美人，显然比现实中的她更妩媚动人。

她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嘻嘻，我哪有这样好看。”

“很惭愧，只写出了你的三分神韵。”年纪虽轻，却会奉承。

适当的恭维，赢得了她的好感。

好感，是男女情爱的基础。从此，这一对来自偏远山区的青年，在上海滩上再无思乡之苦了。他俩经常双双出现在理查饭店、卡尔登电影院……。叶吉卿不仅供给他学校里的学习、生活费用，还带着他跨进以前他想去而不能去的高档娱乐场所，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硕果。

这位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、一个学期只有十来块零用钱的小伙子，得着了叶家大小姐的慷慨恩惠，进入了另一个生活层次。人云“才子自风流”。没有钱的才子，其实是风流不起来的。现在，这位“遂昌才子”终于也能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风流潇洒了。

他感激她的慷慨，感激她毫不保留地给予他的爱。他并没有在她面前作过信誓旦旦的表白，只是暗暗发誓，永生永世做她的牛马。

## 不走运的“特科”生涯

20年代的上海，正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漩涡中心。如胶似漆热恋之中的李士群、叶吉卿，并没有置周围环境于不顾。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思潮，风起云涌的上海工潮，深深感染了这一对知识青年。他俩以高涨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，投身于时代洪流。两人志同道合，正式缔结姻缘，又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不仅如此，李士群还将共产主义真理灌输给正在中学读书的两个妹妹，将她们引领上革命的道路。

1927年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4·12”政变，革命进入低潮。危难之际，李士群受命前往苏联，在东方大学接受“特工”训练。他开始明白，革命斗争不仅需要明枪，也需要暗箭。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，同样充满着刀光剑影、血腥搏杀。

两年后，他又回到上海，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、以保卫中央机关和处置革命叛徒为主要责任的“特科”（又称“打狗团”），从事秘密而又特殊的工作。

与此同时，国民党也在积极发展着特工组织。早在1926年，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正、副部长的蒋介石、陈果夫，便在组织部内设立“党务调查科”，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任科长，专事收集共产党活动的情报。1930年，陈立夫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便将调查科科长一职让与表弟徐恩曾继任，而调查科也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。

1932年，陈果夫兄弟俩乘着国民党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的机会，在“军委”之下成立了一个以军方贺耀组为局长、党方陈立夫为副局长的“调查统计局”。统计局共设三个处，担任第一处处长的是原来的“调查科”科长徐恩曾，第二处处长戴笠，第三处处长丁默村。这三个处长各有来历：徐恩曾是陈氏兄弟的表亲，戴笠是蒋介石的亲信、大流氓杜月笙的把兄弟，丁默村则是来自共产党营垒的老牌特工。

“统计局”一成立，便以特殊的方式侦查、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，逮捕、刑讯革命志士，与“特科”展开了针尖麦芒式的激战。



李士群经常以“留俄”的经历骄人，叶吉卿生养了儿子，也以“闻苏”名之。在共产党组织内，留学苏联的资历确实是令人羡慕的。

可惜，李士群运气不佳。在短短的三、四年里，相继有八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拘禁关押。国民党特工的浸水皮鞭、整脚电椅，还有胡辣水、老虎凳等种种酷刑，他都一而再，再而三地领受。

尽管死去活来，他从未吐过一句口供。

威武不能屈，比“留俄”的资历更骄人。叶吉卿抚摸着丈夫的满身伤疤，既心疼又钦佩。李士群苦笑道：“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。”

妻子闻言，停止了抚摸。似水的目光里，透着几丝茫然。

李士群道：“敌人的拷打，是为了打开一个缺口，破坏整个组织，抓更多的人。因此，不吐实情，敌人对我无可奈何。他们既然千方百计抓到了我，当然不会让我白白死去。与其把我关在牢里吃闲饭，不如把我放出去做鱼饵，或许还能在悄悄跟踪中发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”

叶吉卿深以为然。她并不知道。丈夫的坚不招供，还有另一层的考虑：共产党“打狗团”对叛徒的惩处，同样毫不留情。

每被拘捕一次，每当饱尝一番酷刑，李士群的内心深处就多一分对国民党特务的切齿仇恨。同时，也给他的革命热情泼下一盆冷水。他对于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共产主义渐渐失去了热情。

第九次被国民党特务抓住，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夜。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叶吉卿。